



苏联工人运动史话

莫斯卡托夫著

苏联工人运动史话

莫斯卡托夫著

罗 林 译



工 人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П. Т. МОСКАТОВ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1956

苏联工人运动史話

[苏联]莫斯卡托夫著

罗 林 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9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3,000字 印张：11 12/16 插页：4 印数：1—2,700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3007·197

定价：(7)1.2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偉大道路的开端	3
第 二 章 建設苏維埃国家	33
第 三 章 苏联国民經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49
第 四 章 党关怀工人阶级的新表現	71
第 五 章 严酷的考驗	101
第 六 章 永远不知疲劳的后方近衛軍	130
第 七 章 人民的城市是不可战胜的	147
第 八 章 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	191
第 九 章 苏联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岁月	244
第 十 章 技术进步是發展苏联国民經济 的決定性条件	275
第十一章 党和政府对劳动后备的关怀	292
第十二章 祖国培养了他們	314

前 言

“苏联工人运动史話”^① 这本书，闡述光荣的苏联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劳动傳統。

作者打算叙述以下的問題：沙皇俄国时代做工的人的艰苦生活；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它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专制、爭取解放的斗争；在劳动和战斗中同自己的父兄永远并肩前进的青年一代怎样参加这个斗争。

作者并不想全面地闡述工人阶级的历史，而只是想說明，工人們在革命的岁月里怎样建立起优良的傳統，以后在建設时期又怎样給这个傳統增添了新的內容。

作者想从几代人的实例当中考察这样一些問題：工人阶级的团結怎样日益加强，老年和青年工人之間的劳动联系怎样日益扩大，他們对先进經驗的宝庫作出什么样的貢獻，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的旨在进一步發展我国技术进步事業的政策得到什么样的成果。

① 此書原名“并肩前进”，中譯本改名“苏联工人运动史話”。書中个别地方有所删节。

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利用了一些文献，这些文献能说明工人阶级的过去和现在，揭示出社会主义工业劳动者精神面貌上的新特征。

在給偉大衛國戰爭一些事件作簡短的評述当中，作者力求說明以偉大的俄罗斯人民为首的苏联各族人民捍衛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說明他們并肩战斗和劳动的强大力量。

作者叙述了專業技术教育历史上的个别片断，目的是帮助讀者更好地懂得这一点：在苏維埃国家發展的各个阶段，党和政府都很关心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关心也表現在建立国家劳动后备系統上面。

本書是在和同志們会晤、交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些同志热情地参加編写本書的准备工作，把宝贵的材料提供給作者，并帮助作者綜合这些材料。

作者深深地感謝所有帮助編写本書的同志，特別是苏联部長會議所屬劳动后备总管理局的領導者們。

作者也衷心地感謝自己的青年朋友——小伙子和姑娘們，劳动后备学校的学生們，他們热情地講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講述了对自己的老师和訓导員、对学校工作人員的热爱。他們在学校里得到了初步的專業技能和知識。

青年們的生活和在劳动园地上获得的成就使人确信：我們的青年將牢固地保持并發揚苏联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劳动傳統。苏联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在为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而斗争的苏联人民的前列。

作 者



第一章

偉大道路的开端

俄国工人阶级 俄国无产阶级很早就因卓越的劳动事迹和革命功勋而闻名于世。勇敢的、有知識的、精通本行技能的工人，总是很珍重自己的职业，以自己属于为全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先进阶级而自豪。在多年来反对沙皇专制压迫、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已锻炼成为一个无限忠诚于人民利益的阶级，作出了团结一致、英勇无畏的榜样。

19世纪60年代以前，沙皇俄国只有很少的工厂，因为国内的农奴制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可是，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俄国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沙皇政府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

战争^①失败以后被削弱了，它害怕农民革命，被迫于1861年廢除了农奴制。

农奴制一廢除，俄国的工业就迅速地發展起来。只举出这一事实就足以說明：在1861到1890这三十年当中，煤的采掘量提高了十六倍。

到1895年，俄国的铁路網和1860年相比增大了二十五倍，其长度为二万六千俄里。仅在1880—1890这十年当中，就新鋪設了五千多俄里的铁路。

列宁写道：在这些年里，“木犁与打谷棒、水磨与手織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打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織机的俄国”^②。

农奴制廢除后，农民仍然苦于少地、重稅和要付出贖金。破产的农民离乡背井，外出謀生。他們到工厂、工地当雇工。工厂主得到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乡村給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年輕的資本主义工业提供的主要是粗工。已經誕生的机器工业还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工艺匠当中得到劳动力，这些人是由于經不住同更强大的企业主竞争而破产的。

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随着向机器技术的过渡，各种工人之間有了分工。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屬物。工厂主、矿主宁願用女工、未成年工来代替成年男工。这不但是由于使用女工和童工便宜些，而且由于妇女、少年和兒童对企业主說来有一个特別宝贵之处，这就是他們比較順从，比較听話。叫他們到危險的、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門工作不会遭到反对，叫他們做夜班也容易些。他們往往順从地同意拿同样的报酬多做几小时工作。童工

① 指1853—1856年俄国与土耳其、英国、法国、薩丁四国联盟之間的战争。

② 見“列宁論劳动”，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頁。

的使用很广泛：俄国三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从十一二岁开始自己的劳动生活的。男女工人从少年时代起便注定了要过受奴役、挨飢餓的生活。

那时候，工人们甚至连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也没有。他们无权组织工会，无权集聚在一起开会和讨论自己悲惨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工厂主利用工人們的无权地位，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掠夺他们。

工厂主用各种手段来降低工人的工资，如延长工作日，克扣工资，罚款。某些工厂主依靠罚款每年扣除工人工资数万卢布。任何“过失”，甚至是最微小的“过失”，都可以成为罚款的理由：从经理室窗前经过不摘帽子——罚款；在厂房里高声说话——罚款；带着手风琴上街——罚款。而且不是在一定的日子，而是在对工厂主有利的时候发工钱，常常是在“大节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并且完全用给老板开设的杂货铺的期票来代替现钞，工人們在这个铺子里买什么东西都要多花一兩倍的錢。

沙皇政府在工厂主的支持下，置工人于愚昧和無知之境。大多数工人不会讀、不会写。

工作日通常长达每晝夜十二三小时。在紡織工業里——十三四小时，而在造酒厂——十六至十八小时。

工人們由于过着艰苦的生活和从事沉重的劳动，不是害病，就是未老先衰。

工厂里工人的人数逐年增多。彼得堡各大工厂——普梯洛夫厂、奥布霍夫鑄鋼厂、謝明尼科夫机械厂等共有八万多名工人，这等于当时俄国無产階級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莫斯科各企业約有七万名工人。

俄国無产階級不光是受本国資本家的压迫。相当大一部分俄国工業是依附于外国資本家的。外国資本家竭力阻止俄国成为独立的工業强国；他們想变俄国为自己的商品銷售市場，变为他們本国工業的原料来源地。

外国資本差不多掌握了俄国整个黑色冶金業和四分之三的金屬加工工業；英国人是各采油場的主人。外国人还控制了鐵路。在彼得堡，一大批企業属于外国資本家——斯梯格里茨、列斯涅尔、托尔頓、山加里等人。

在像頓巴斯这样的我国一些矿产丰富的地区，特別容易觉察出外国資本的强大势力。

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頓涅茨矿区的矿井和工厂几乎全部掌握在英、法、德、比等国的資本家手中。

矿井和工厂里的一切工作，甚至是最繁重的工作，都是用手力来做的。矿工們的生产工具是鶴嘴鋤、鏟子和手动鑽孔器。人像馬匹一样被套上“馬具”，拉着裝煤的拖車，上气不接下气。煤油灯發出的微光照着他，四周漆黑一片。矿工們有苦說不出，戏称这种小煤油灯为“救命恩人”。在采煤时使用的有玻璃罩子的灯，常常熄灭，采煤工人不得不停止工作，長久地等送灯工到来。

矿工的劳动是和生命危險联結在一起的，特別是在陡峭的煤層上，那里的支架工作是很复杂的事兒。采煤工們常常不得不自己来加固，可是他們不是每个人都很好地掌握了安設和楔紧支柱的方法。工人們把矿井叫做“穴洞”、“陷阱”、“捕鼠籠”。矿工們連續挖煤十二至十四小时。沒有任何能減輕矿工劳动的机械。使用廉价的劳动力对矿主說来是更为有利的。飢餓的人們同意从事任何劳动，不管給多少工錢，只要能养活自己和家庭

就行，这样的人多着哩！

一曲古老的矿工歌里谈到这种“捕鼠籠”式的矿井：

矿工用双手
在地下挖穴洞，
他們就在这里做工，
在这地下的穴洞里做工。

作家斯維爾斯基写的一篇随笔“地下的烽火”里，这样描述拖車工的劳动：

“拖拉工（又叫拖車工）大都是未成年人，他們給鉄鏈系在煤箱上，活像只有手的熊，手脚着地，爬行着，走到矿巢那里，然后坐下来，等装煤工把煤箱装满。当‘走！’的吆喝声一發出，他們就急忙手脚着地，緩慢地、十分吃力地把煤箱拖往大路，把煤送到地面上的搬运工已經帶着方形拖車在大路上等着他們了。”

著名的俄罗斯画家卡薩特金給我們留下一些描繪矿工的沉重劳动的画，这些画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其中有一幅描繪拖車工的劳动情形：在地下的一处狹小的窄道里，矿工灯“救命恩人”的慘淡的光乍明乍灭。一个衣衫襤褸、不成人样的人在这兒爬行。他的兩肘和兩個膝蓋磨擦得快出血了，他拖着裝滿煤的拖車。

矿工們就在这黑暗、潮湿和三十度的悶热中工作着。

占有頓巴斯矿井的外国資本家和俄国資本家，根本不关心減輕矿工的劳动，連最必需的安全技术設備也不裝置。矿工下井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上来。

作家庫普林写的小說“地下”里面，有一个地方这样描写革

命前頓巴斯矿工艰苦的劳动条件：

“到工作地点約有一又二分之一俄里远。一群矿工走完主坑道以后，还得沿着狭仄的、弯弯曲曲的小巷道走好久。有的地方要把身子弯下来，免得脑袋碰到頂棚。空气越来越潮湿、悶人。最后，他們好容易才爬到了自己的掌子。

他們在这种狭窄的地方既不能站，也不能坐，而不得不仰面地躺下来敲煤。这就是矿工的最困难、最沉重的劳动。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难以忍受。成年人、特别是兒童和少年往往因而死于非命，或者变成殘廢。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工人，不能指望得到养老金或殘廢津貼。在每个矿井近旁都有許多墳墓，这并不是偶然的。千百个十字架說明俄国和外国資本家的巨額利潤是用工人的白骨换来的，說明資本家穷凶極惡地压迫和掠夺工人。

一匹受折磨的瘦馬緩慢地兜着圈子走着。一个疲憊不堪的、衣着破旧的少年手拿馬鞭跟在馬后，也这样緩慢地走动著。木絞車如訴如泣地軋軋作响，長長的大麻繩时而放开，时而纏紧……这个襤褸的小伙子抬起头来，仰視天空。太陽还高悬着，早着呢。于是他又繼續赶自己的無穷無尽的路；他沿着这条路每日从早到晚，赶个不停……

一只裝滿煤塊的筐子从黑坑的深处上来了，筐子上面的煤塊給太陽光照得閃閃發亮。然后另一只筐子又上来了，一些衣衫襤褸、由于疲倦而不住搖幌的人吃力地从筐子里爬出来。他們給明亮的陽光照得眯細了眼睛。其中的一个走到这个年輕的馭車者身旁，把一只手搭到他肩膀上，注視他的眼睛。半飢不飽的生活，力不胜任的劳动，早已把这个年輕人折磨得眼眶四周藍藍

的一圈，皺紋密布。小伙子什么也不对这个矿工說，可是后者不用說話就懂得了他。这个少年的眼睛在詢問：“我为什么要这样受苦、受折磨？”

矿工也默不作声。回答什么好呢？他自己也是在这么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劳动生涯，后来从地上轉到矿井。給了管事的三个盧布，管事的才把他調到矿井工作。他这一辈子經受了多少折磨啊！他当过馭車者，干过把滿裝着煤的拖車从掌子拉出来的工作，干过用鶴嘴鋤掘煤的工作……

結婚了。生了小孩，可是沒法餵养。他不得不叫人兒子去管絞車，这样总可以貼补家用。將來，大兒子也会像父亲那样下矿井，用鶴嘴鋤去挖掘那不听话的、坚硬的煤……

在还没有得到选矿工的位子时，得經受多少屈辱啊！可是到工厂里当学徒来学鉗工或車工的活，还要困难得多。做父亲的得請求管事的或工头好几个月，兒子才能进工厂。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小伙子却总还是做跑腿的工作，得好几年才能上机床干活……

在矿井里，兒童和成年矿工干同样的活，可是所得的工资却少三分之二。

矿工們受不到什么職業訓練，因为既沒有学校，又沒有訓練班。青年工人要学到采煤技术，得把一种又一种的工作挨个兒地都干过。首先要当挖煤手，还得干送灯工、运木工、放炮工、拖車工的活。

頓巴斯的工人住的地方异常拥挤而又骯髒，有家的和独身的全住在一起。企業主竭力分化工人，在工人中間散播种族仇恨。老板的代理人和被資本家收买的警察唆使俄罗斯人敌視韃靼人，又唆使韃靼人敌視烏克蘭人。工厂和矿井的老板竭力用

这种办法来使工人脱离政治斗争，不去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不去反对剥削者。

外国人住在一幢幢宽敞而又设备良好的洋房里。俄国的职员住在所谓“杂货摊”的小屋里。而工人住在所谓“客舱”里。

所谓“杂货摊”，就是一排长长的砖屋，间间屋子都挤得满满的。可是，住在这种地方，还算是很大的幸运呢。在居民区尽头的卡尔米乌斯河畔，就是所谓“客舱”的所在。这是一些狭小的窑洞，只高出地面一点点，因此一下子很难看出来。要钻进这种“客舱”，得沿着土阶蹬走下去。进去以后，就会看到这么一幅画面。在一个昏暗而又潮湿的窑洞里，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坐在地上，膝上放着熨锅。她正在捣烂煮熟了的马铃薯，给家里人准备吃的呢。几个由于营养不足而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孩子在那里爬来爬去。

做父亲的是唯一的赡养人，他回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黑下来了。儿子跑去迎接他，抱着他的膝盖高兴地叫喊起来：

“爸爸来了！……”

父亲把儿子抱起来，于是儿子开始问他，今天矿井里的情形怎样，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儿子问父亲：“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呀？”

父亲苦笑了一下。

“过些时候就带你去……让你工作个够！……”

荣誉矿工卡巴诺夫在矿井里工作了五十多年。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洗衣妇——给老爷们洗衣服。他们真是度日如年。他和母亲住在叶里察，儿童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决定到外地去——什么地方都好，只要不挨饿就行！

“那时候我已经十五岁，”卡巴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就想，母亲一个人怎么样也能熬过去，我要去寻找幸福，也许还能帮助母亲……”

1907年5月里的一天，他走到城外，看到大路上有一伙人在赶路。他赶上他们，问他们往哪儿去。一个穿着草鞋、背着背包、身板结实的男人反问这个小孩子，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卡巴诺夫回答不出，于是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走了好久。后来坐下来休息了，成年的人们又问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同他们一块儿走。

“找幸福呀，”小孩子回答道，接着哭了起来。

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拍了拍卡巴诺夫的背，亲切地劝他爱惜眼泪：生活的道路很长，别现在就哭哭啼啼的。

这个人塞给小孩子一块面包。卡巴诺夫和萍水相逢的旅伴一道来到了顿巴斯的斯莫里扬卡，他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艰苦的劳动生活……

* * *

不只是矿工们在艰苦地生活着和工作着。老高炉工、一个著名的工人家庭的始祖科罗波夫，在沙皇时代也饱受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母亲去世时，他才一岁半。父亲由于贫穷，不得不到顿巴斯地方奥尔洛夫省的一个偏僻的村子去做工，把孩子留给奶奶抚养。小孩大了一些，就去给地主放牲口，赚十个戈比。科罗波夫满十五岁的时候，到了他父亲那里。父亲给儿子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在炼铁车间碾碎矿石。1899年，父亲转到马凯耶夫工厂，把科罗波夫也带来了。

一有空，科罗波夫就跑到高炉旁，仔细地观看，帮炉前工的忙。他慢慢地习惯于炉前工的工作了。工人们很喜欢这个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追到底的少年，就把自己的许多经验教给他。他很尊敬老工人，听他们的话，他们也像父亲一样对待他。

科罗波夫也做过搬运工。过去，搬运工推一輛兩輪小車，車子上的貨載將近六十普特^①。往往是：当这些貨載運到目的地时，搬运工簡直不知道自己的兩条腿还在不在了。尽管很苦，科罗波夫并不气馁，仍然鼓起勇气。他干了很多年，才調做高爐工作，成了一个熟練的高爐工。虽然是困难重重，他还是細心地研究了高爐工作，并且热爱工厂，把自己的一生献給了工厂……

老抹灰工烏斯金諾夫曾生动地描述革命前他这个普通工人所亲身經受的生活重担。

烏斯金諾夫的父亲在当时很著名的莫斯科包工头科尔辛金那里当了很多年的抹灰工。一个早春，可爱的太陽温暖地照耀着，父亲注視着天空，說：“太陽照金山！”这是季节工的一句諺語。他們等春天来，这时候莫斯科的建筑工程重新开始，他們也就有希望找到活干了。

烏斯金諾夫滿十四岁那年，父亲帶他上莫斯科学做抹灰工作，帮助維持家里的生活。

父亲領着他到塔干卡去見包工头科尔辛金。到了“石灰胡同”，父亲在一座三層磚房前面停下来，摘下帽子，画一个十字，走进大門。其他一些拥挤在街上的乡下人也紧紧地跟着他。一个鼻孔朝天、紅面頰、头戴無緣帽、身穿胸部帶折的男外衣、漆皮靴的矮个子迎着他走出来。这人就是包工头。他冷笑地打量一下这群衣衫襤褸的人，整理一下挂在腹部的表鏈，然后把所有的人帶到一家小飯店去喝茶。这是一种詭計，因为在小飯店里喝茶，更容易取得干苦活的人的信任，更容易欺騙他們。

科尔辛金是个貪婪而又狡猾的家伙，他向全莫斯科供应劳

^①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动力。乡下人既不爭执，也不吵鬧，他們不得不同意他的条件，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出路，要回家已不可能了。条件是这样的：“菜湯加土豆，稀飯加咸菜，再高办不到。”这就像是契約。关于錢的事情，老板不給工人講定：“干活就会給工錢。”

从事建筑工作的季节工人的工作日，从早上四點鐘开始，到晚上八點鐘結束。乡下人工作完畢后，渾身疼痛，兩腿發酸。年紀大些的，往板床上一倒；年輕的走到院子里往磚頭上一坐，談論經濟情况，低聲地咒罵老板。烏斯金諾夫受罪可受够了：整天遞板条、工具，打水。到晚上，兩腿簡直不能動彈了。可是他還是勉強留在父亲身边，因为父亲也許会告訴他怎样拌灰漿。

在乡下那漫長的冬夜里，父亲把抹灰工作講給他听。他們坐在一条長凳上，有不懂的地方，父亲就用煤塊画給他看，还告訴他該怎样定綫。烏斯金諾夫就这样“學習”抹灰工作的理論。

許多建筑工人常常累得生病。包工头一点也不發愁：誰生病就滾蛋，另外再招一个。工人們做着力不胜任的重活。有一次，烏斯金諾夫看到一个小伙子从三層樓上摔了下来。大家馬上跑攏来，圍着这个小伙子站着。他躺在血泊里，死了。工人們心里充滿仇恨！他們站在四周，咬牙切齒，握緊拳头。組長劝告工人去做工，包工头叫喊着，警察吹起口哨，可是工人站着不动。这时候，人群里走出一个工厂工人，他說：“不去工作，要求老板縮短工作日和保障死者家屬的生活！”

誰也沒有支持这个工人，因为大家都給吓住了。工人們站着，在原地徘徊着。老板把警察帶到飯館里，給他一笔錢，事情就算过去了。死者的尸体抬走了，血迹用砂子盖沒了。秋天，死者的母亲赶来，包工头塞給她一磅茶磚，一包糖，就算了結了。

可是这件事沒有白白过去——建筑工人們开始更多地考